

人的一生可以记住多少人？据社交分层理论邓巴数论证不足200人。在这有限的亲密圈层里，亲人、朋友、师长、同事，各自以独特的方式镌刻在我们的生命长河中。

每到教师节，生命成长的教师形象便一一浮现。幼儿园轻摇蒲扇守护我们午睡的老师，小学时在教室亲手为我们做热干面的班主任，中学时耐心纠正发音的英语老师……他们的身影，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我们之所以用一辈子去铭记这些老师，并非仅因他们“传道授业解惑”。在知识获取多元化的当下，AI能解答多数知识问题，教师角色愈发不可替代。他们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者，而是“点燃火种的人”——以人格影响人格，以思维重塑思维。作家陆川寿笔下的于老师便是如此。课堂上，他将社论

文章讲得津津有味；生活中，他对学生关怀备至，激励腼腆学生锻炼胆量，学生发言稿不小心被刮掉一半时，用鼓励目光助其成功发言；他尊称学生家长为“师傅”“师娘”，与学生家庭如亲戚般走动；学生买房缺钱，他毫不犹豫拿出所有积蓄。于老师用言行塑造学生的精神世界，成为成长引路人。

教育的影响力从不以课时计量，它具有一种神奇的“终身性”。教师以短暂课堂参与，在学生漫长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塑造其精神底色。如今，教育场景深刻变革，虚拟课堂、AI助教普及，教育形式日益多样。但技术的冰冷无法替代教师的温度，真正的教育是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融，它的核心始终是“人”的联结。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周璐）

主 编：周璐 美 编：职文胜 版 式：洪菊华 责 校：毛欣

感念老胡

□蒋子龙

1965年春，我从部队复员。按当时的规定，“从哪儿当兵的还回哪儿”，我应该还是回到天津重型机器厂。可我不想回原厂，也不想回天津。当时的心理很微妙，其实是很单纯，也可以说是幼稚。从理想化的角度说，我是技术兵，海军制图员，身怀一技之长，见过海洋了，还想游遍祖国的大山。于是一厢情愿地想到新疆天山勘测大队，以我绘制海图的技术画勘测图，就是小菜一碟。而且是主动支援边疆，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会受到新疆勘测大队的欢迎。

从现实的立场出发，不想回原厂是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意思。与我同时进厂的同学，有的当了科长、车间领导，一般的也都分了房子，结婚有了孩子。我回到工厂一切要从头来，按当时工厂里对复员军人的统一称呼就是“傻大兵”一个。我选择“西征”，就是想用自己所长，避自己所短。于是带着复员证和190元复员费，没有回天津军人安置办公室报到，直接买了去兰州的火车票。想在兰州停一下，到《甘肃文艺》编辑部看望发表我第一篇小说的编辑，然后转车去乌鲁木齐。

在兰州站下车后天未亮，由于在火车上是硬座，加上对未来的憧憬和不安，我几乎一天一夜没睡。下车后在候车室找了无人的长凳子躺下，只想歇一会，等到天亮上班后再去编辑部。不想脑袋一沾椅背竟睡着了。直到有人脱我的鞋才惊醒，猛起身，发现一只军用胶鞋已被脱掉，另一只刚被脱了一半儿。在我起身想抓小偷的时候，另一个站在我后边的人抢走我头枕着的挎包就跑，里面有我的全部证件和复员费，我只好先追回挎包……

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鞋带也松开了，怎么追得上熟门熟路伙计作案的小偷？追出候车室，小偷已无影无踪，蓦地蒙了。身无分文，所有证件和钱都在挎包里，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天已大亮，身着海军人装，站在车站广场上真成了一个“傻大兵”。当缓过神来，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找警察求助。当时地面很凉，我一只脚踮着脚尖走出广场，在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位老警察，他见我直冲他而来，未等我开口先问了一句：“被偷了？”我只有苦笑，向他打听当地“荣复转退军人安置办公室”的地址。

他摇摇头：“你这兵是怎么当的，连鞋都被偷走一只！身上还有钱吗？”我也摇摇头。他说，跟我来吧。我心里庆幸找警察找对了。他把我领到车站附近拐弯处的一个公交站，等公交车来了，把我交给了售票员，并嘱咐售票员说，这位海军被偷了，身上没钱，到什么什么站，让他下车，你指给他什么什么路，军人安置站在哪条路上，门口有大牌子。

我站在一旁，脸上挂火。但兰州人真好，我也真给海军丢人。我按照售票员的指引，下车后找到了甘肃省军人安置办，接待我的人高身量，背微驼，50岁上下，谦和淳厚，先询问了我的姓名和部队番号，在一个本子上做了记录。然后问我为什么来到兰州？我一五一十讲了自己的向往和遭遇。他一脸平静，用一副温和的见怪不怪的口吻说，你这兵算是白当了，组织纪律性呢？你就是想去新疆也得先回天津报到，然后向组织提出申请……说完他拿着记录本，到另一个房间给我所在的部队打电话，核实我的情况。

等他再出来，一只手里提着一双半旧的球鞋，一只手里提着当时流行的黑色人造革的挎包，先将鞋放到我脚下说，42号，穿上试试，合不合脚？我猜是他的鞋，我穿上略紧一点，总比光着一脚强。我试鞋的工夫，他从黑挎包掏出两个馒头，泡了两茶缸子热水，桌子上有半罐现成的辣酱，他把一个馒头掰开，搋了一勺辣酱夹上递给我，顺便问道：还没吃早饭吧？随手将一缸子热水推到我眼前：一个馍够吗？说着又将另一个馍放到我面前。

我赶紧说够了，够了，把另一个馍还给他，那应该是我自带的中午饭。他一边催促我吃他给抹了辣酱的馍，一边告诉我他的安排：11点多要有到北京的火车，吃完馍歇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你什么都不用管，到北京后海司会有人去接你，后边该怎么听你部队的……我请教他的大名，他说姓胡，“叫我老胡就行”。

正是春季退役高峰，荣复转退军人的安置工作还很忙，老胡刚安顿好我，就被同事叫走了，他似乎是这个安置办的负责人。过了很长时间，或许是我当时的处境让我感到时间格外漫长，老胡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端起桌上的大茶缸子，咕咚咕咚喝了半缸子早已凉了的开水，然后就喊上我出门了。他打开门口旁边的自行车锁，骑上车，我坐在他自行车的后架上。他骑得很稳，腿劲很大，我竟然有心情开始注意兰州大街上的景致。

到了兰州站，老胡存好自行车，领我直接进了“值班站长室”，向站长介绍了我的情况。站长听后带着笑意打量着我，满口应允会把我安全送到北京。老胡临走时没发一言，只拍了我的肩膀。我则留在站长室，回答了站长的一些问题，他也向我解释，火车站里小偷并非本地人，大多是外人流窜作案，是三年度荒留下的后遗症。站长说，看来一早一晚在乘客最麻痹的时候还得加强治理。

我信站长的话，自从我被偷后，接触的兰州人都太好了。我在站长室没坐多久，站长就把我送上火车，向列车长又讲了一遍我的故事，然后跟我告别下车。列车长将我领到硬卧车厢，还给了我一个上铺。列车长想必也把我这个傻大兵的笑话讲给了硬卧车厢的列车员，每到吃饭的时间列车员就喊我到餐车用餐。

第二天下午，列车到达北京站，海司一位上尉在出站口接到我，为我补发了复员的证件，并替我买好了回天津的车票。嘱咐我一下车先去天津军人安置办公室，“海司已经和天津通了电话，他们在等你，你不能再乱跑了！”我初衷想支援边疆，却闹了个“乱跑”的笑话。回天津安置办报到，安置办的人说，你们冯厂长有令，从天津走的人一律回天重。我的“西征”宣告失败，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工厂。

我心里一直想着老胡，后来有机会去兰州，牢记竟然没有找到原来的军人安置办公室，由于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无法查询，只能在心里感念这位好人。

蒋子龙：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蛇神》《人气》《乔厂长上任记》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歌声与微笑

□李玉梅

李玉梅：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作品散见于《新华文摘》《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光明日报》《山东文学》等。已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云门向南》《国碑》《怒放》《生命交响》《安得广厦》《杨靖宇：白山忠魂》《擎云志》《大道》《强国记：中国知识产权的力量》《风起胶济》《杨利伟：中国首位太空探路者》等。曾获首届秋白中短篇报告文学奖、第十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作品奖。



碧海青天夜夜心

张铎蕾 作

临的各种困境，一路荆棘，险象环生，磨难重重，终于迎来峰回路转。作为三宁公司掌舵人最坚定的支持者，无论是股份制改造还是所有制改造，无论是加入晋煤集团还是主动破解“化工围江”，每一次，股银华都把三宁掌舵人的战略意图贯彻得淋漓尽致。

改革开放后，长江沿线经济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生态方面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长江一度“病了”，还“病得不轻了”。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这句振聋发聩的话指引着长江经济带，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长江大保护，说说容易，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企业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主体和重要力量，无论搬迁还是拆除，都是一项巨额损失。不是每一个“化工围江”的企业都有这样的胸襟与格局。

就在一切陷入僵局之际，三宁化工的子公司——宜昌田田化工率先停产，随之启动了拆除计划。彼时，担任田田化工董事长的正是股银华，他再一次坚决执行了三宁化工分步实施的“关、改、搬、转”战略。要知道田田化工可是一座经营了46年、年销售额近3亿元的货真价实的金山啊。宁可舍弃金山银山，也要保护长江两岸的青山绿水，正是三宁人对长江生态最朴素的爱。在拆除过程中，田田化工没有使用爆破，而是对所有生产装置和厂房采取切割搬运，厂内剩余的化工废料和垃圾也闭环运输至有资质的企业回收处理，有效避免了二次污染。田田化工是长江宜昌段第一个主动关停的化工厂，其化工遗留工业污染场地修复项目，也成为湖北宜昌搬迁化工企业开展修复治理的首个工程。

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第一张，再要推倒第二张就容易了许多。“化工围江”的突破口打开了，于是，势如破竹。站在窗边的股银华，深吸了一口气，把混杂着江风的芬芳酸都吸到底。当初的田田化工离长江最近处不足五十米，拆除完毕，场地修复达标之后便进行了大面积的绿化。最初站在窗边还能看到暗流汹涌的江面，随着绿树一点点长高，成了一道绿色屏障，完全遮住了股银华的视野。江面看不见了。其实，见或不见，江都在那里。这条亘古不息的大江，见过太多的风浪，她包容，她宽厚，她允许被她乳汁哺育的儿女们犯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关停、拆除只是第一步，建设智能工厂，推进能源管控智能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才是三宁人的终极梦想。但随之而来的能源缺口却让三宁人笑不出来了。

安福变电站里的笑声

每一次翻看安福500千伏变电站辖区用电大户名单，杨志强总能看到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名字。一个月要用掉2亿度电！妥妥的高耗电企业。电作为能源，是三宁化工维持正常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2011年，杨志强从国网湖北超高压公司鄂西北运维分部来到宜昌，参与安福500千伏变电站的筹建。之后，他就一直驻守

江花

2025年9月11日 星期四

江豚的歌声

我必须得承认，自己迷路了。而最可怕的还不是迷路这件事，而是水越来越浅，浅到我几乎无法划水。每一次划水，鳍肢都能触碰到河底的淤泥，螺旋桨一样的尾鳍也几乎失去了动力，只能搅动起一涡泥水。这种感觉很不好，我不喜欢。

怎么会迷路呢？长江可是我们江豚家族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呐。也许是我还太小的缘故吧！因为我小，所以奶奶最喜欢我，甚至比爸爸妈妈还要宠我。我也喜欢奶奶，尤其喜欢听奶奶讲故事。

奶奶说它们那一代有段时间在长江里快要活不下去了：那时的长江水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小鱼啊小虾啊经常大片大片地死去，它们的尸体浮在江面上，腐烂的味道臭不可闻。奶奶说我们长江江豚一族宁可饿肚子，也不会吃那些死鱼烂虾。

长江两岸的工厂越来越多，奶奶说那些工厂长长高快的速度快得很。工厂高耸的烟囱直抵云霄，模样很是骄傲，它们漫不经心地吐着烟圈，挑衅着俯视它的蓝天与白云。江面上的船只越来越多，它们的螺旋桨比我们的尾鳍动力大得多。每条船都有一颗巨大的柴油心脏，“突突突”地咆哮着，陪着它们的船长南来北往，或运送货物，或捕捞江里的河鲜。奶奶说，船只多了，我们的声呐就失效了。没有声呐的长江江豚是聋子也是瞎子，无法确定鱼群的位置而失去食物来源，无法感知危险而撞上江中行驶的船只，轻则受伤，重则殒命。

大开发的长江不再是我们江豚一族的乐园。奶奶说，万般无奈之下，它们的族长带着七零八落的族群开始迁徙、漂流，只为了寻找能活下来的一隅水体，从支流到干流，从洞庭湖到鄱阳湖，游啊游，游啊游……人类说，我们江豚对水质变化特别敏感，是长江的“活体水质检测仪”。人类还说我们是“微笑天使”，话说得如此动听，却知行不一。既然如此，就让我们用离去的方式提醒贪婪的人类吧。

奶奶离开她出生的那片水域时，就跟我现在差不多大，她说自己一步一回头，每回一次头就吐一口水花，恋恋不舍。离家二十年后，奶奶老死在了异乡，至死也没有再回到她心心念念的出生之地。其实奶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家族里也有江豚尝试着踏上返乡之途，依稀传回一些似真似幻的消息。奶奶实在是太老了，已经老得无法游弋千里回到故里。临终前，她嘱咐我说：“我的豚孙儿啊，你一定要替奶奶回去！去看一眼长江边的疏花水柏枝又绿了没有，再去看一看细叶水团花又开了吗？”

我是趁爸爸妈妈不注意时偷偷溜出来的，沿着奶奶生前给我指引的回家乡的路线，一路畅游到了这里。这里的江水很清澈，水里有好多好吃的鱼儿，青鱈鱼、玉筋鱼、鳊鱼、鲈鱼、鲚鱼、大银鱼应有尽有，还有成群的秀丽白虾和长江白虾。刚开始离家时，我还担心自己会饿肚子呢，没想到这片水域，比我们现在的栖息地还要物产丰美。我也看到了奶奶说过的那些工厂，不过它们似乎都从江边向后退却了，空出来的区域全部种了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

从小被爸爸妈妈保护得太好，我很少玩得像今天这么肆意大胆，也许这就是我迷路的直接原因吧。

奶奶说过，如果遇险一定要放声歌唱。从古至今，沿江而居的人们都知道那个传说，长江江豚的歌声会给人带来好运。一旦有人听到了我的歌声，就一定会想办法助我脱困。奶奶还说过，这条大江里有一个伟大的不灭的灵魂，他从汨罗江纵身一跃，就像我们腾空鱼跃那样，从此化为了水中的精灵，用他的赤诚继续保佑他珍视的大江、大川与万物生灵。

我心存希望，我放声歌唱。

三宁人的微笑

每天一进办公室，股银华习惯性地打开窗户通一下风。

当然，这个“习惯”并不是一直以来的“习惯”。前些年，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湖北三宁化工公司厂区的每一扇窗户恨不得在细小的缝隙处再贴上胶带，以防无孔不入的污染空气侵袭室内。开窗通风的习惯，是这几年来空气质量好转之后新添的。

每次打开办公室的窗户，股银华都会深吸一口气。这口“气”的味道，四时不同。春天，它混合着玉兰、樱花、海棠、油菜花、桃花以及柑橘的芬芳，尤其是柑橘花的香气，柔和，甜蜜，让人对秋天成熟的果实充满了期待；夏天，空气里多了荷花、百合和绣球花的气息；秋天，味道一大半被桂花霸占了去，甚至碾压了当季成熟的柑橘果香，剩下的一小半则分给了栾树与菊花；冬天，除了梅花，还是梅花，冷艳，暗香袭人。

其实这些香气，在大江南北随处可寻，并无甚特别之处。之所以被股银华重视，是因为它们的失而复得。

每次填写履历表，股银华都会忍不住会心一笑。“1988年至今……”

1988年，从吉林农业大学农药化肥专业毕业的股银华，被分配到了湖北宜昌枝江县化肥厂，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见证了上百人小厂，蝶变为近万名员工大厂的奋斗历程。

枝江县化肥厂建厂的那一年，厂里一下子来了30多个大学生，但之后人才引进的大门就虚掩上了。股银华是改革开放之后进厂的第一个大学生，并且是专业对口的大学生。从进厂时的一名生产科技员起步，一步步成为公司工号003的存在。这30年中，股银华与公司一起成长，既见证过计划经济时期“化肥票”一票难求的繁华，也经历了市场经济初期工厂面